

《逐流人生》

日期：
11月5日 晚上8時；
11月6日 下午3時
地點：
葵青劇院演藝廳



歌劇《逐流人生》亞洲首演

數碼洪流中
叩問虛實邊界

Facebook, WeChat, Ig……有多少個帳戶，就有多少個「我」。哪個才是真的「我」？香港新視野藝術節即將帶來德國多媒體藝團 phase7 performing.arts 的 AI 歌劇《逐流人生》(Chasing Waterfalls)，在人機互動的數碼狂流中叩問真實與虛擬的邊界——美好的虛幻世界也有可能是深淵。演出於今年9月在德累斯頓森柏歌劇院首演，好評如潮，即將上演的香港演出是其亞洲首演。記者連線 phase7 藝術總監史雲·蘇連·貝雅(Sven Sören Beyer)，請他解密 AI 與歌劇間的奇妙緣分。

文：尉瑋 圖：香港新視野藝術節提供

■歌劇融合了人聲與AI的演唱。

攝影：Manfred Vogel

智能，
不智能？

演出的實驗性在於 AI 參與作曲、作詞及演唱，全方位地融入不同的創作和表演環節。貝雅形容一番嘗試下來，覺得 AI 是很有創造性的夥伴，但與其合作並不輕鬆。「當我們的編劇克里斯蒂安·紐德克開始寫作時，我需要說服她去用 AI 工具。剛開始時，你寫下一個句子，AI 就能擴張整個故事。對她來說，這需要跨出巨大一步，因為難免會想：『噢，我沒用了，AI 可以替代我的工作。』但稍後，就會發現它是個好夥伴，你可以藉由它不停嘗試不同的方向和想法。」

創作的過程裏，藝術家們嘗試運用 AI 的深度學習功能，讓其像人類一樣譜曲及歌唱，「聽起來有趣的是，它唱得很好，但你還是會感覺到這是個機器。」貝雅說，「但另一方面，可能再過幾年，你可能就聽不出來分別了。」

人工智能的繼續發展會模糊真人與機器的界限嗎？

「我不會用『智能』這個詞。」貝雅篤定地說，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(人工智能) 這個詞一定程度上將我們導向了錯誤的方向。因為就現在來說，它並不是智能，而是對人類智能的模仿和複製。我們對它的發展感到驚奇，它有創造性，當它寫作時很詩意，這些都讓我們驚奇，但我不會叫它智能。也許在將來，技術發展後會有更好的結合，但現在，我們仍在觀望它到底可以去到什麼程度。」

貝雅說，他更加將 AI 視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工具，暫時沒有感受到 AI 取代真人藝術家的危機，「但我的確覺得我們要對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保持謹慎。我將與 AI 合作視作一個共同協作的過程，可以導向新的質感，那是我的希望。」



■AI 歌劇《逐流人生》

攝影：Manfred Vogel



■人工智能摻雜了像素和字節的歌聲，實時與歌劇演唱家一分高下。

攝影：Manfred Vogel



■史雲·蘇連·貝雅 phase7 performing.arts GmbH 圖片提供：

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：「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。」世間萬物，唯有變化本身才是永恒。數碼世界亦如流淌不息的河川，在數據瀑布的冲刷下，嘗試去抓住自己的數碼分身，是否也如同握緊拳頭嘗試攥緊沙粒，徒留枉然？

《逐流人生》將人類與其數碼分身同時放置在舞台上，透過階梯形的舞台裝置、流變不息的電子投影，人類與 AI 共同沐浴在數據流中，真實與虛幻間的界限時隱時現。

「在社交媒體上，人們創造了自己的數碼分身，但是同時沉溺其中，這是危險的，是某種自我麻痹。在虛幻的世界中我們創造美好假象，但現實也許遠不是這樣。」貝雅說，「之所以取名為『Chasing Waterfalls』(直譯為『追逐瀑布』)，因為虛擬世界不停流動，難以捕捉。」

貝雅說，由於 AI 的參與，每場演出都將不同。AI 不僅是創作時的技術手段，亦將真正踏上舞台擔任角色，成為人類演唱家的數碼分身，實現「人機交互」的現場互動。「在這裏，AI 像是一個夥伴，或是一個敵人，又或者帶有某種童話色彩。」

呼應時代現實

藝團向來對新技術與劇場的融合感興趣，擅長把音樂、影像和新科技融為一體。「我們喜歡運用新技術，因為我們就成長於這個世代，想去探索技術如何創造情感，這是有趣也充滿挑戰的過程。」《逐流人生》的創作請來柏林聲境工作室 kling klang klong 譜寫電子音樂，香港炙手可熱的青年作曲家李一葦共同作曲兼指揮，再加上 T Systems MMS 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支援，一起完成實驗。

「對我來說，技術的探索是劇場發展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現在我們就生活在 AI 的時代，隨便拿出一部智能手機，可能就有十多個 AI 程式在運行。這改變了我們的生活，在我們不自覺的時候，很多決策已經由電腦來完成，而非人自己。這就是為什麼，我們想要去探索這個主題。」貝雅說。